人民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一月售價預定價…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備案 發給邊民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認為新聞紙類登記證第六號

（第七四〇號）

今日一張兩版

信箱

何滿慶同志：你對郵局的意見，我們已經轉寄去供他們參考。

先民任省民同志：你提的關於新區工作的問題，我們正在研究中，擬請新區工作的同志繼續反映。

……同志：你們對本報……的意見，我們正研究……

本報通聯科

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交通廳鐵路局 鐵路管理幹部訓練班招生簡章

一、宗旨：為培養鐵路管理幹部，發展新民主主義國家鐵路交通建設事業。

二、名額：三十名。

三、資格：1、初中畢業或有同等學歷者。2、年在十八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者。3、身體健康沒有惡疾或不良嗜好者。4、對鐵路工作有志趣能吃苦耐勞者。

四、報名日期：自六月十五日起至六月二十日止。

五、報名地點：邯鄲車站。

六、報名手續：本人須自交畢業證書或機關證明文件換取考試證。

七、考試：1、考試日期：六月二十一日開始考試。2、考試科目：口試，體格檢查，國文，數學，常識，智力測驗。

八、訓練時間：自七月一日起暫定為一個月。

九、待遇：訓練期間一切膳宿等費全由本局負擔。畢業後由本局分配工作，其待遇按本路員工待遇辦法。

局長 王效斌

津浦前線解放軍繼續南進

克大汶口曲阜泗水

津西收復勝芳市晉北克懷仁

【新華社華東前線六日電】津浦前線解放軍繼收復泰安、新泰、肥城後，於一日收復泰安以南、津浦路上重要車站大汶口與孔子故鄉曲阜，及其以東的泗水兩城。三處守敵均逃往津浦路上的兗州。上月三十一日，解放軍一部攻克泗水城北三十里的橫德鎮，俘獲敵人槍各二百餘。另部截擊由新泰西退的敵軍，俘敵四十餘名，餘敵亦逃往兗州。至此，山東津浦路東的整個地區，除濟南、青島、煙台三個據點及其附近，南部兗州、臨沂及其以南部分地區以外，已全部收復。

【新華社華東六日電】魯中沂蒙、泰山兩分區地方武裝，月來在邊沿地區打擊敵偽。據不完全統計，先後殲敵五百七十五名，繳步槍二百餘枝，輕重機槍九挺，子彈二萬五千餘發。其中新泰地方武裝於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四日四次戰鬥，即殲偽縣保安隊等一百五十八名。四月二十八日石河莊（新泰西北四十里）一次伏擊，殲敵保安中隊長以下九十四名。

【新華社晉察冀六日電】我冀中地方武裝一部，五月三十一日以神速動作，一舉攻克天津西南九十里之商業重鎮勝芳市，殲匪二百餘名。該市於民國三十四年春，即由我自日寇手中解放後，被敵兩次侵佔，此為再度收復。

【新華社晉綏六日電】解放軍五月二十六日再度收復雁北懷仁縣城。五月二十二日，大同閻軍暫三十八師等部，偽懷應縣逃敵，重佔懷仁。二十六日，敵棄城逃遁。在敵重佔該城期間，市民三百餘人失踪，城內五個水井中發現被殺市民屍體四十二具。市民主政府扶持恢復之城區工商業，此次又被搶劫一空。民主政府二十六日入城時，市民家屬抱頭痛哭，紛紛控訴閻匪罪行。市府刻正進行緊急救濟，安撫災民。

高陵全力生產自救

克服特殊災荒渡過春荒

【本報消息】冀魯豫邊區高陵縣，經常受蔣匪軍及土蔣還鄉團搶劫、燒殺。從去年十二月起，蔣匪以豫四十師及其他方面配合還鄉團搶刮劫掠，只有五個小村未受敵災；一區遭受敵災者三十多村。有許多村莊被蔣匪搶刮劫掠，二區從草村六十八戶牲口全被搶光，大小鍋一百九十二口被搗碎，燒毀民房十八間，殺死群眾六人。大劉村、魏灣村等亦均損失牲口五、六十頭。一區七個村統計，被搶走牲口一百七十九頭。許多群眾流離失所，無以為生。民主政府除隨時予災民以救濟外，並在春耕期間發放一萬萬五千五百萬元的巨額貸款，二十九萬二千五百斤貸糧，扶持男人春耕及婦女紡織自救。據井店集一地統計，四個區的群眾自四月二十五日到五月十五日二十天中即從該地買去牲口三百三十二頭，進行春耕。因之除一般耕地完全下種外，還消滅了大部份荒地。據四區十個村統計，原有荒地四百七十畝九分九，已下種有四百十三畝九分。婦女紡織，經工商局發動商人自由貸資和公家定購，共出布一萬九千八百六十七疋，共獲利一萬萬一千七百零二萬餘元。農事餘暇，民主政府並組織群眾運輸，僅四月初到五月十五日四十五天中，群眾即獲賣鈔三千一百八十三萬餘元，糧食五十二萬二千五百五十六斤。截至目前統計，高陵縣人民今春在民主政府扶持下，除種地外，紡織、運輸、撈魚、熬鹼等共得利四萬萬二千一百七十多萬元，不僅克服了蔣匪造成的春荒，並已打下發家致富，生息力量，支援人民戰爭的物質基礎。

濟源領導上官僚主義

忽視救災造成惡果

【太岳消息】中共太岳四地委四專署頃發出聯合通報，批評濟源縣區領導的官僚主義，忽視救災工作。發下的救濟糧，沒有及時的發到飢民手裏，或者採用了平均分配的辦法，沒有得到應有的效果。濟源春荒普遍嚴重，據幾個村的統計二千八百九十八戶中，只有二百七十戶能吃到麥收，其餘二千二百三十一戶都是無糧或缺糧戶，急須救濟。行署專署先後撥出救濟糧三千六百石，貸款六千萬元，連同該縣地方糧的救濟，總計糧食將近一萬石。三月份就送到縣裏，五月十九日，專署接到濟源七區五月八日救災工作彙報，全區四個村的救濟糧現在才「正在救濟中」，三、六區柳園將救濟糧扣在村公所不發；就是發下去的，也採取了平均分配的辦法，沒有重點的使用，效果很小，如二、五區每人分配五斤或八斤。四區徐人三斤。韓莊六十四戶，只有一戶領到十斤糧，其餘都是四、五斤。七區趙莊塔的災荒也很嚴重，但全村積存的公共果實大洋六十五萬元，糧食七石，衣服六十二件，棉花五百卅斤，銀元三百元，銀子八兩，都放著不動，看著把人餓死。一區潘莊行政村高莊自然村，把救濟糧當作學校教育經費開支了，以致發生有要飯的和餓死人的嚴重現象。但濟源縣直到現在未向專署作一次全面報告。這說明了縣的領導上，對救災工作不重視，只有佈置，沒有深入細緻的檢查督促。濟源縣拿了這樣大批救濟糧，不能很好的來救濟，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說明縣區領導上有嚴重的官僚主義，缺乏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濟源縣應迅速繼續作深入檢查，並立即彙報，糾正。

濮陽硝業發展快

【濮陽消息】濮陽是冀魯豫產硝名地，在德豐商店扶持下，火硝產量猛增，質量提高。該店去年十一月份開始發動硝民生產，起初生產人數僅有一百十八名。至今年三月，已增到一百五十六人，生產總數為二千七百零六斤。在質量上無頭等硝，二等硝佔三分之二，三等硝佔三分之一。自今年三月二十五號，把整個生產的硝民通過政府組織起來，建立了硝民委員會後，生產情緒就更大大的提高了。四月份一個月生產人數三百四十四戶（約有四百四十人參加生產）。比三月份增加兩倍，生產量達八千四百二十二斤，其質量亦大大提高，計產頭等硝佔百分之九十五，二等佔百分之五，三等硝已沒有了。其生產總值為九百九十萬零四千三百二十三元。今春八分區災荒比較嚴重，而濮陽城關區的貧苦群眾，依靠生產火硝，生活困難得以解決，有的除維持全家生活，還能積餘，買了牛驢。共有八百零六人賴此渡過了春荒，其中勞動生產最積極者如孔祥聖，一個月即生產一百四十二斤，獲洋十七萬五千八百六十元，合糧食一千零八十五斤，可維持十四口半人的生活。陳德策除全家吃用外，還把節餘與人夥伴買了一條驢，海得言（榮譽軍人）買了一頭牛。硝民們說：「要不是公家發展熬硝，今年的春荒就沒有一點辦法。」（兪鼎三、秦玉波）

響應區黨委行署號召

太行各機關節約救災

【太行消息】此間行署、軍區各直屬機關熱烈響應區黨委行署節約救災號召，節約捐款共折小米一萬四千斤，此將已撥往災區救濟。計有軍區直屬隊小米一千三百九十二斤十兩，款洋五十二萬零二百八十五元。政治部小米一千四百四十六斤，款洋五十八萬八千五百四十元。行署小米一千三百七十五斤，款洋三萬元。交聯小米二百五十二斤半。郵局小米一千五百七十斤，款二萬四千六百七十五元。太武小米一百三十六斤半，款洋一萬零六百元。冀南銀行通行小米三百斤。貿易公司小米三百零六斤。托兒所小米二百斤，款洋二千一百元。幹部學校小米三百斤。總計小米七千六百七十五斤十兩，款洋一百一十七萬六千一百六十五元，總款共折小米一萬四千斤。行署合作處並通知一、五、四專區各機關和個人，踴躍捐助糧款，由各該專署，按當地情況，分配給災區，以便及時進行救濟。

合作社經理積極領導生產

土岔村渡過春荒

【太行消息】昔陽土岔村合作社經理陳世魚，組織全村群眾進行各種生產，渡過春荒。該村是個七十來戶、二百六十一口人的窮村。去年又歉收，全村只收下百多石糧食，所以災荒很嚴重。陳世魚領導的合作社，從前年九月成立起，就依照群眾要求組織群眾生產。當時共集五十一股，五萬餘元，社員五十一人。因為群眾穿衣有困難，便組織紡織訓練班，開會解決穿衣問題，經過去年到今年二月，動員全村婦女紡織，並增加織布機十六架，紡車六十輛。合作社推銷成品，幫助代買棉花，下六十多斤花的，還借給紡織。此外，還組織群眾熬硝。去年七月開始，只有四人參加，熬硝一千二百斤，淨賺小米八千斤，現還存硝二百斤。去冬全村公積一萬一千斤，全部是熬硝賺來的。於是影響八區冊二個村和六區十多個村都熬起硝來了。另外合作社又組織一個油坊，一個店房，共賺小米六十九石。到今年正月第三次分紅，共賺洋冊多萬。又擴大股金到二千六百七十六股半（每股一百元），社員擴大到二百五十二人，佔全村人口百分之九十六以上。今春為解決群眾下種時生活和肥料等困難，又借出小米二百斤，到壽陽搞來羊給群眾臥地。去秋還幫助群眾買回五頭公牛、八頭母牛，解決了春耕畜力困難。由於經理的積極勞力，給大家謀了利益，全村群眾逐漸翻起身來，群眾獎勵他三百斤小米。但他不要，又買成一輛大車，放在社裏讓群眾使用。

克服左傾整頓合作社

太行行署命令全區貫徹執行

【太行消息】此間行署為改變由於「左」傾冒險所造成的合作社經營困難局面，活躍農村經濟，發展農副業生產，特於三月十七日決定解決現存合作社問題的幾個原則，並命令各縣、市貫徹執行。該命令稱：我們在土地改革中，由於我們沒有把封建與合作社本身區別開，把地主富農的股金沒收了，也把中農的股金轉到貧農團名下，或轉賬公佈，強調沒收或轉移地產，幹部口稱合作社貪污、多佔果實，凍結了他們的資金。又由於我們放棄領導，使大批村莊自發組織起來的貧農團（或貧農組）將合作社的幹部撤職，換成了貧雇社長、會計，或派貧雇代表住在合作社內監視，因此而將合作社的目的弄錯，或片面的為貧雇服務，或將合作社弄成無法分紅，有的因此而賠錢，一切合作社業務停頓。本錢的股金，由於以上種種原因，大部都拿出來了，使得合作社較普遍的陷入停頓狀態，使農村經濟陷入嚴重的停滯狀態（還有其他原因），極大的破壞了農村生產發展的條件，全體農民受到了嚴重的損失。為改變這一局面，決定解決合作社現存問題的幾個原則：（一）在合作社的股金，地主富農將其土地財產轉入合作社者，應一律撤退。但其股金已被鬥爭沒收，或僅轉到群眾名下而尚未分配或耗完者，均應立即無條件的退還原主。如已分配並消耗者，視情況用未分配之果實或其他方法給以補償，政府可給低利或無利貸款扶持之。對中農則必須堅決的全部退還。（二）所凍結之股金，不管五四指示前或五四指示後，一律無條件的歸還原主（地主富農在內）。如係未分之鬥爭果實，能分配給群眾者，即分配給群眾；不能分配者作為公共股金，待填補時再行分配。如係村幹多佔果實，已肯定其退出為填補錯鬥戶，可作為救濟災荒或安置地主富戶的損失之用。如不需要，仍應放在合作社生產，但須服從合作社為群眾服務之原則，與群眾股……（三）凡為貧農團或貧雇小組接收之合作社，不管全部或一部，均應退還，立即組織全體群眾選舉，使其恢復常態進行生產。（四）對合作社的幹部，一本熱情改造方針，絕不能一腳踢開，置之不理。一般貪污、懶惰、惡劣分子，經過群眾加以撤職或改造後，允其在生產運動中立功抵過，對被貧農團鬥爭撤職的有才幹、有能力、有經驗、而沒有毛病之幹部，應向其承認錯誤，勸其重回社內為群眾服務。對於犯錯誤不甚嚴重的幹部，應給以適當的教育，使其認識自己的錯誤，在群眾的批評下繼續工作。（五）在工作中，努力克服貧農團包辦代替的作風，合作社的監察、檢查和一切業務，應經過社員代表會議，已證明其能勝任工作的，仍可繼續留用，不能代表的應該撤出。但合作社必須向社員說明，它是一個群眾團體，能在一切作為一個個別代表，而應成為全體社員服務的合作社，社員應聽從全體社員與社長的領導。

組織貧民生產自救

運城設立孤貧院

【太岳消息】運城市民生產自救，克服困難，市民主市政府並設立孤貧院，收養孤貧殘廢。在蔣閻匪幫統治下的運城市民，貧困已極，解放後經過兩次救濟貸款，但仍沒有解決了貧苦市民的困難，所以政府採取了組織生產自救的方針。首先以貸款的辦法，動員一部份貧苦市民貸糧，出外銷售，換回當地必需品，從事貿易小販維持生活。另一面動員市民開荒，一年不負擔。一月多工夫，已開了荒地二千零五十五畝。其餘的無勞力的孤貧殘廢，市府設立了一個孤貧院，收容現有孤貧八十五人入院。七十八歲的孤老太太說：「八路軍真是救命恩人，不是八路軍救我，我早就死了。」

群眾呼聲

磁縣侯家濤

執行政策有偏向

希望磁縣領導上檢查公開答覆

據磁縣八區香山村合作社幹部侯春華及×村的劉××來信反映：自工作組到侯家濤以後，就成立起貧農團，被少數分子掌握，由侯康勳、侯士勳等為委員，說鬥誰就鬥誰，工作組聽了片面的話，對黨員無情打擊，大罵黨員是吃糞的。全村三百零七戶，就劃了二十八戶地主，二十五戶富農。完全由貧農團自己劃，黨員不參加，由幾個人規定，光想找喂騾喂小驢的劃成富農，他們說：「我村地主富農多，誰不願意，就讓他上大會場劃」。但誰也怕鬥，不敢上會場，劃成啥就是啥。如侯保賢二十三畝地，用一個小伴工（十五歲），欠有七百元外債（每百元三斗七升米利租），被劃成富農。

這次從二月十九日開始鬥爭，三天前就把地主侯春榮等三人扣在民兵隊部。開會時也沒問他們，又叫來幾戶地主侯蓬昌妻、侯寶宜妻、侯建喜娘、侯寶福等。問侯寶宜妻要現洋、衣物，她說沒有，被剝去衣服打了十幾，兩天打了兩頓，打的皮開肉綻，一黑夜斷了六回氣。又問侯寶福財物、麥子還有多少，他說財物沒有，只有四石多穀子，於是說他不實際，拖打了一頓。打的時候，有的老百姓哭。工作組諷刺說：「侯寶福老婆也被剝掉衣服沒死，就給他吊孝！」侯寶福打了一頓，扣了四夜，在隊部上了四吊，死了又救過來。工作隊說：「打的不是肉，是泥，是柳樹。」回家後她埋怨侯寶福：「你也在黨，也當過區幹部，也出過一部份力，也是不頂事。」侯寶福覺着難過，拿着繩子去後院上吊，被侯的湯陰的逃難戶看見救了下來。侯寶福是一九三八年加入共產黨的，去年當區經濟秘書，他父親是地主，這次是叫李名金夫婦打的他，李與他過去就有些意見，被人挑撥，又來報復。侯寶賢是他兄弟，在二區當武委會主任，也是黨員，已過了黃河。封了侯寶福門後，四口人只給了一條被子，全家沒啥吃，到現在兩個多月，有的中農、富裕中農啟封了，他還沒啟封。全家也不知到哪裡去了，麥子也沒人割。前些時貧農團去他家拿了四斗麥子，八九斗穀子，連一個老蘑盤也牽走了。侯建喜娘也挨了一頓打。侯建喜在一九三九年參加部隊，當參謀長，現在到東北去了。又問侯蓬昌老婆要銀元、衣裳，她說：「實在沒有了。」就打問她防空洞在哪裏？吊在樹上，一會吊死了，半天才反過來。她四兒子在太行野戰部隊供給處也已過了河，大兒在彭城皮革工廠當會計，也派四個民兵，弄回來打了一頓。又鬥侯金榮，他也是黨員，六口人，十畝地，三十三年二十五畝地，這次把地鬥了，驢也牽了，家裏東西也沒救了。

被封門的五十三戶，牲口都牽了，糧食都叫貧農團分了。工作隊主持的，不讓貧農團說一春天一個錢也不叫做，不能分東西，幹他做什麼？現在地主要做的很多，工作隊隨着貧農團說：「已經鬥了，再改過來怕貧農團面子不好看。」貧農委員侯士勳在街裏說：「不鬥中農，就沒東西，我就不幹了。」「光鬥地主，不鬥中農，還得我們往外帮東西。」李的牲口都在民兵隊部喂着，侯士勳連自己的驢都賣了，等着分好牲口。

侯家濤經這次鬥爭，黨員雖是幹部，就不掌握說，就說是包庇地主。

逃難戶反映：「這都是幾年的抗屬、幾年的黨員、區幹部，還這麼拖打，看咱逃到這裏為啥？……」

劉××信上說：「這先全是我親自去侯家濤調查的材料，我負責任。我不敢向上級說，看見五月十三日報上登了侯家濤的消息，我才敢寫。他們對階級是不是根據中央指示？中農是不是真不鬥？門錯了是不是改正？除長一拍桌子，有也得說，沒有的也得說，叫說什麼？貧農團是領導土改翻身，還是組織幾個人鬧宗派？黨員沒有錯，是不是能參加農會？」

我吃飯時聽到侯春榮說：「這村所做的與政策不同，咱街又拖又打，街上的人都不敢吭。我在肚裏悶了一個多月，悶的我現在可要說了。我想，這都是工作組的錯誤。」

良馬合作社侵犯中農

工作組表揚錯了

【太岳消息】分社報導：五區工作組寫來了一篇新聞，表揚良馬合作社解決軍屬貧農困難。實際上良馬合作社在這件事情上，犯了原則的錯誤。稿裏說：良馬合作社看到軍屬貧農沒吃沒牲口沒籽種困難時，就往合作社抽用騾子兩頭，給軍屬耕地六十一畝，種穀六十二畝，還發一百六十五車，都不要錢。借給貧農大麻籽四斗三，白豆籽一石二，小麻籽三斗，油餅六百八十六個叫上肥料，還說都是秋後歸還。當然，一個群眾合作社，應該幫助組織群眾生產的，但良馬合作社的辦法是不對頭的，優待軍屬是全村人的事情，應按全村勞力畜力不同，分別負擔，這才公道合理。良馬合作社這種辦法雖然也解決了軍屬困難，但是把這個負擔加在合作社社員身上，又因入股多多少少不同，入股多少，又不等於富力勞力的多少，形成股多多負擔，股少少負擔，很明白的，良馬合作社這種作法，是不公道的，打擊了合作社社員，更打擊了入股多的社員。其次，借給貧農籽種、豆餅等，是可以的，但起碼要作這兩件事情：第一、必須經過全體社員討論通過，不同意就不能強借出。第二、借出的東西，一般要一定的利息，實有個別貧農困難，有必須經全體社員討論同意，才能無利出貸。可是在表揚良馬合作社的新聞中，就沒有談到這些，從這估計，可能是沒有經過全體社員討論的，這更明白的危害了一大部份是中農的合作社社員的利益。良馬合作社實際上不是群眾合作社，而是要通過合作社的辦法來抽調。那麼，正確的辦法是什麼呢？第一、優待軍屬的辦法應全村按勞力畜力負擔，第二、貧農困難從公糧籽種中解決，或從積存的公共果實中解決，或從政府貸款中解決。第三、必須經過合作社社員討論通過，不同意就不能去作。因此，良馬合作社的錯誤行為必須檢查糾正，決不能表揚，更不能表揚。

來函照登

編輯同志：貴報第七二四號第一版「冀魯豫區黨委派人調查濮陽工商業」內稱：「現在他（郭保全）和他兒子在街上設舖賣餅，只能維持他倆的生活……家裏婦女上仍然靠討飯度日……本年古曆正月底……他家裏四個女已不能生活，只好討飯了。」另外，王子正並未在濮陽興盛當經理，而是在和興盛當經理（已沒收），前為信昌店經理。以上各點，請予更正為荷！

城關區東一街 郭興盛

華東解放軍春季攻勢兩個月 殲滅蔣匪八萬五千

解放城市十九座控制膠濟路四百里

【新華社華東前線五日電】華東解放軍山東兵團司令部頃發表一九四八年春季攻勢（自三月十一日起至五月八日止共五十九日）綜合戰果如下：（一）殲敵官兵八五〇三五名，內生俘五八八六八名，斃傷二六一六七名。（二）殲敵正規軍整三十二師新三十六旅及一四一旅全部（缺一〇八團）、整九六軍軍部兼整四五師師部、二一二旅全部、二一四旅之六四二團及偽山東省保安六旅三個團全部、淄博警備旅（即保安十旅）三個團全部、保三師兩個團一個警察大隊全部、山東全區「人民自衛總隊」三個團全部、交警第一總隊、保安十四團及山東偽第八第十第十四三個專員公署及其保安司令部以及各縣偽地方團隊、縣政府、敵軍後勤機關等部；此外並擊潰增援整二師、整五四師、整六四師等一部。（三）爭取蔣偽××隊兩個中隊及臨縣自衛總隊十三個中隊共一千六百餘人起義。（四）斃俘敵將級軍官十一名，其中生俘敵整九六軍中將軍長兼四五師參謀長李友尚、整一六軍副參謀長兼政工處長並兼整四五師副參謀長馬懋潛、二一二旅少將副旅長楊建、整八軍少將政工處長周軍凱、整三十二師新三十六旅少將旅長張漢鐸、淄博警備旅少將旅長呂祥雲、偽山東省八區少將保安副司令兼八區自衛總隊長屈寶顯等八名；擊斃偽山東省八區專員兼八區少將保安司令張天佐、八區少將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八旅副司令張開農等二名；斃傷敵整三十二師少將師長周慶祥一名。（五）繳獲各種砲三三六門，計山砲二十一門、九二步兵砲十一門、戰防砲二門、輕重迫擊砲九十九門、六〇砲一四六門、小砲四八門，火箭筒、擲彈筒、槍榴筒共三六九個，火焰噴射器八具，輕重機槍一一七七挺，高射機槍二挺，衝鋒湯姆卡賓槍共一四五五支，長短槍二九六七支，地雷探測器三部，砲彈四四九六二發，手榴彈一一五二五九枚，子彈五五一九八七發，繳飛機三架，另擊落兩架，繳火車頭十一個，汽車一六九輛，電台四三部，電話總機二十五座，單機五八五個，騾馬八一二四，其他軍用物資無算。（六）解放城市十九座，現在我手者十七座，即濰坊（濰縣城及坊子鎮地區解放後新設之特別市）、張店、周村、博山、四市及昌樂、安邱、益都、臨淄、萊蕪、淄川、蒙陰、沂水、日照、長山、鄒平、齊東、桓台等十三縣城，僅章邱、新泰二城為敵重佔。（編者按：章邱、新泰二城已於五月二十七日、三十日先後為我收復）控制鐵路二百一十公里，現膠濟鐵路（包括張博支線）除西端濟南至龍山與東端青島至城陽兩小段外，其餘全部為我控制，解放地區一萬三千五百平方公里，人口三百餘萬。

華東兵團完成新式練兵運動 全軍技術提高氣象一新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線五日電】華東人民解放軍某兵團，已勝利結束新式練兵運動，全軍技術大為提高，氣象煥然一新。該兵團此次練兵運動的基本優點，是領導與群眾結合，思想教育與技術教育結合。三查後，戰士中的階級覺悟，保證了技術教育的成功，而練兵後熟練的技術，又鞏固了三查的思想教育。由於領導上敢於放手和能運用軍事民主的結果，使教育的組織形式及實行的方式方法，都有了新的改進。如各級教育單位，分設軍事教育委員會，由軍教組、軍教小組等形式，吸收技術熟練的下級幹部和戰士參加。如某部四連的學委會主任，由第三班班長擔任，而連長則任副主任。在教育進行中，發揮了群眾的智慧，民主討論教育計劃的具體進度和步驟；教育方法上，採用小先生制，實行兵教兵、官教官、官兵互教。如某團機槍班戰士黃克裕，講課時幹部也去聽，他講課成績很好，就成為全團的機槍教員。某部一個過去從未打過槍的新參軍戰士，經過這次練兵運動，打靶成績獲得全連第一，全連就請他講一次他是怎樣打中靶的。那些放不下架子，怕難為情，不敢發動戰士群眾的智慧與才能，明這老一套作風的人，都不受歡迎。戰士們對於一個像這樣作風的領導者的反映說：「蔣委辛苦的講了三個鐘頭，可是我們用心也聽不懂。」事實證明這次大練兵，注意發現英雄天才，採取典型培養的生動教育方法，已給部隊帶來了新的朝氣及奮發的學習情緒，發揮了戰士的積極性，深入甚至從來很少參加練兵的人員，也都參加了這次練兵運動；發現了許多技術人才和後備幹部，大大地解決了幹部與教材的困難，使教育能全面開展，尤其機關的運輸員、炊事員、飼養員，機關中技術工作與事務工作幹部也無例外地參加了這次練兵運動。全兵團技術鍛鍊成績的初步總結：手榴彈投擲紀錄平均三十五米，比過去普遍增進十米左右，其最高紀錄達五十米。實彈射擊全軍脫靶的比數不到百分之一。並發明了多種近戰武器和迅速的近迫作業形式。現全兵團指戰員在這些成就的基礎上，充滿着消滅蔣介石匪軍，解放全中國的勝利的決心。

魯南費縣南許崖村 說服強制地主生產

【新華社華東四日電】魯南費縣埠下區南許崖村，初步改造了十幾戶地主，使他們參加勞動，解決了該村群眾一件麻煩的問題。該村地主賈萬鈞，前兩三年還是吸鴉片煙，另一地主賈萬泉，去年一年就換了三百斤高粱的豬肉吃，他們吃了上頓不管下頓，吃完自己的就向他們過去的佃戶或雇工（翻身後一般現已升為中農）去借，借不到就偷，如賈萬鈞偷過北許崖村的鍋，賣了後偷殺大鹽，有時偷不到了，就偷了吃。翻身農民要煎餅，他還要煎餅，要吃菜，還給些了……就成了群眾一個大麻煩，群眾紛紛議論說：「這些人過去剝削人，現在不能剝削了，就吸大煙，天天吃魚吃肉吸大煙，這樣下來糟蹋了，怎麼辦個呢？」有的說：「這夥子人是無底的洞，又借、又偷、又要，咱那能填得滿他們」。也有的說：「這個壞分子還不算剝削嗎？」實際上這十幾戶地主，他們的土地並不比任何一個農民少，而且有好地近地。今年春耕時，全村組織了變工隊，忙着挑糞耕地，可是這夥地主，卻一天蹲在牆根曬太陽。群眾這時很着急，就心以後他們的糧食又會被要去偷去。有的覺得留給地主們的土地眼看荒了，實在可惜。為此經過該村幹部群眾一夜討論，決定以說服教育方法，動員地主生產，並當場一定要進行必要的強制，分工他們生產，並分配在各變工組裏。各組進行幫助教育與監督，並指出勞動生產前途，當場地主賈萬泉表示決心轉變，並於第二天開始參加了變工組，以後又積極種了高粱鋤了麥田。但有些則還是不肯轉變，如賈萬鈞，到地裏走了一趟就回家裝病了。四月二十日，村裏又召集他們開會，這次搞得更澈底，群眾給他們算起賬來，偷的、借的、剝削的……，告訴他們如不勞動，就得退賠，賈萬才一聽到要還賬，立刻保證以後早起拾糞，白天下地生產。賈萬隆也下決心學着幹，免得地荒了以後挨餓。村長王文廷又根據大家意見，限他們三天內把地裏下種完畢，五天一彙報，有困難提出來想法解決。會後賈姓各地主都動起來了，勞動中群眾給他們以不少幫助。如農民王保興送了賈萬才一些南瓜籽，賈萬隆不會種，王老頭給他做樣子，讓他學會；賈萬知一畝地需要下多少高粱種籽，村長王文廷親自給他盤算，並告以種法。至四月二十四日，地主們的土地已播種完畢。

陽城五千鄉民 慶祝臨汾解放

【本報太岳四日電】臨汾解放了，這是太岳區老百姓的一件大喜事，人人歡喜。一日太岳各界五千餘人在陽城開慶祝大會，附近的老百姓都打着鑼鼓，打着旗，高高興興的來參加。行署牛主任說：臨汾是晉南的一個大城市，是蔣介石、閻錫山的大據點，雖然修了強固的新式工事，可是咱們只用了四個鐘頭就打開了，這說明了咱們的力量是更加強大了。區黨委顧大川同志接着說：「臨汾的敵人是壓在太岳人民頭上的一塊大石頭，現在搬掉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我們太岳區經過了土改反奸清算，村的封建勢力和封建剝削被消滅了，大小石板都搬掉了，豪紳地主沒有了，我們人民已成了太岳的主人。但是光搬掉臨汾還一塊大石板，還不算，我們必須澈底消滅蔣閻匪軍，如果我們不能進一步搬掉還塊大石板，我們就不能澈底翻身」。說到這次攻下臨汾的功勞，大川同志指出：主要的是那些部隊的勇敢，我們要給他們賀功。最後大川同志說：「那麼的智勇雙全，臨汾的功勞，應該是功勞最大的，我們要繼續為解放全山西而奮鬥。」陽城民代表王小隨說：臨汾解放快到了，咱們全太岳人民要繼續擁護政府的生產號召，保證軍需，幫助解放軍，我們要繼續參戰，和參戰民工的各種困難。大會在熱烈的口號中散會。

鄆城四區民兵 打敗蔣匪一排

【本報冀魯豫二日電】綜合戰訊：[illegible]八日夜，在龍固集之梁莊、八里莊設伏，至上午八時，敵鄉公所二十餘人進入我設伏陣地，全部被我殲滅，俘偽鄉隊長以下二十二名，繳槍一支，子彈二百五十發。（二）五月十八日，蔣匪一個排到鄆城四區郭莊搶糧，我四區民兵聽說後，當即出擊，民兵進入戰鬥後，向敵人展開猛烈衝鋒，僅十分鐘就衝進郭莊，蔣匪見勢不妙，狼狽逃竄，我追擊敵人六七里地，敵人遺棄所搶糧食物資。（三）[illegible]一名，全部斃傷五十敵三名。我鄆鉅一個排，於五月二十一日到溜口一帶搶糧，我臨澤三區武工隊聽到後，即出發打擊敵人，激戰一小時，打死蔣匪排長一名，班長二人，俘敵一名，繳獲子彈百餘發，正式步槍一支。

華中某紡織工廠 實行產品標準化

【新華社華東四日電】華中某紡織廠於四月份開始實行產品標準制度，建立考工制度後，已顯著成效。該廠對產品訂出了各種標準，如細布四則以細密平勻為一律者，毛巾則以毛厚分量長短尺寸一律者均列為特等；不掉一扣眼者為上等。為保證標準，該廠在執行時，如：（一）各間按日將產品逐一檢查，按標準評判等級，進行登記。（二）製造者不同意，可由職工會生產委員會或生產部複評。（三）工務部統計各間登記材料，將各間升降動態，每半月公佈一次，每月總結各間工作優缺點，按質量分等，並將其公佈。（四）除本間外，其他各間亦可互相檢查。此一辦法實行後，立即掀起全廠競賽熱潮，工人下工時都把產品先經自己預評或相互檢查，然後交各間收發登記。毛巾間工王他步才在登記上看到他是上等，而有些練習生是中等，紅着臉一聲不響，經過四天努力，便一躍而為特等。毛巾間五月一日至五日，特等和上等的產品佔百分之十八點四，六日至十一日上等的產品激增至百分之五十五。

華東發現磨刀搖石代用石

【新華社華東四日電】此間「大華」火柴廠職員劉桐軒，近發現石頭一種，可代替外來磨刀搖石，對工業生產貢獻甚大。該火柴廠切梗機所裝刀片，過去需日本造的搖石（沙質）來磨，這種搖石價格昂貴，每塊現需北海幣數百萬元，且不容易買到。劉桐軒為克服此一困難，幾日翻山越嶺，一塊塊搜集類似石塊試驗，終於發現可用者一種完全合用的石頭。華東財經辦事處已發予獎狀及獎金，並號召各廠職工學習劉的創造精神。據該處發言人稱：這一發現，不僅解決了大華火柴廠的需要，且可供給各解放區工廠的使用，各地如有需要者，只要說明尺寸厚薄，函華東財經辦事處生產部接洽即可。

東北行政委員會頒發佈告 強制二流子懶漢生產

【新華社東北四日電】東北行政委員會頃由正副主席林楓、張學思、高崇民簽署發佈告，佈告首稱：在東北解放區自土地改革後已澈底摧毀了封建制度，經濟上，廣大農民正在積極展開大生產運動，以支援革命戰爭，進行解放區的經濟建設。但最近發現各地有些二流子（懶漢）好吃懶做，遊手好閒，不事生產，成為寄生者，甚至還有賭博等惡習，破壞社會秩序，引起各地人民的不滿。佈告宣佈：今後凡有二流子懶漢，必須強制他們參加生產勞動，各級政府對於以盜竊、賭博、販賣毒品等為生者，應依法懲處。一切遊蕩懶惰而不勞動者，應即進行教育，並且進行必要的法律制裁，對勤勞增產者獎勵。

遼東獨立第五師莊嚴誓師 通電全國號召蔣軍起義

【新華社東北五日電】二月下旬在營口起義的前蔣軍暫五十八師，現已改編為東北人民解放軍遼東獨立第五師。上月十六日，該師在某地隆重舉行誓師大會，並由師長王家善、副師長曆仕林、參謀長張圖南等率全體官兵通電全國，盛讚解放區實現土地改革後，生產力發展，經濟繁榮，人民參軍參戰的熱情大大提高，以及解放軍實行軍事民主，攻無不克，戰無不勝之威力；並號召蔣軍認清時局，迅速起義，投奔解放軍。電文稱：「我們舉行光榮起義，實為今後許多蔣軍轉向革命指出一條光明道路，我們深信在蔣軍中，有許多有志青年，像我們一樣願追求真理，走向光明，切盼大家勿再對蔣美存在任何幻想，更不必為蔣家小朝廷作無謂犧牲。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革命在全國勝利的局面已為期不遠，務希大家早下決心，萬勿徘徊觀望，否則失掉良機，後悔莫及。」

【新華社東北四日電】哈爾濱解放軍官教導團，於五月二十日舉行盛大集會，慶祝該團成立一週年。東北行政委員會高崇民副主席，東北軍區政治部周桓副主任等均親臨講話。高副主席勉勵該團學員，在跳出舊社會火坑，投入新社會後，應有決心從頭學起，重新作人。周桓副主任則着重指出：蔣軍敗局已定，誰也無力挽救，在此新形勢下，解放軍官們更應加緊學習，轉變立場，對將來能對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有所貢獻。該團學員代表王錫祜致答詞，對解放區軍民的寬大優待十分感謝，今後決心站到人民方面來，為人民立功，為自己贖罪。是日該團召開了盛大游藝晚會，各隊並舉行各種球賽，盛況空前。按東北軍區先後共收容了被俘官兵，自一九四七年春季到今年三月底，一萬三千餘人，其中除十分之一自願參加解放軍工作外，其餘大部均已釋放。哈爾濱軍官教導團一年來收容被俘蔣軍官佐共三千五百十七名，其中二千四百名已釋放返鄉。

陝西棉農多破產 在蔣匪壟斷剝奪下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據上海某雜誌披露：陝西棉農在蔣家匪幫壟斷統制以及高利貸等剝奪下，普遍陷於破產狀態。去年六七月間棉農以「下支花」辦法向人借貸，先將一部份青苗作價出售，先借用，每担市價三十至四十萬元低價出售，一担五六至一担八九不等，至新花上市時歸還，一般貸款利息則均高及三十至五十分鐘，致新花上市時，棉農所有大部為豪紳投機商所掠奪，剩下少量棉花，亦因蔣匪壟斷統制操縱市場價格，而賤價出售。如去年九月中旬，每担售價九十五萬元，而生產成本折合當時價值，卻達一百二十五萬元。今年一月蔣匪紡織事業管理委員會成立，中紡公司於一月「統購」下，實行公開掠奪。中旬收購陝棉定價每担三百十五萬元，而棉花生產成本按各種物價上漲比例計算，一月每担為四百七十五萬元，二月為五百七十五萬元，至二月每担即達一百六十萬至二百六十萬元。

延安市全體軍民 緊張進行重建工作

萬四千被破壞房屋窰洞大部修復

【新華社西北四日電】延安全體軍民現正以高度緊張精神，積極進行恢復工作。解放後一個多月來，被胡匪製造的三十四個無人村，除八個自然村因窰舍破壞，現尚無法整理外，其餘全已恢復。隨我軍撤出的農民、工人、商人已勝利歸來。現在延安市戶數及人口，已恢復到戰前四分之三左右。曾被胡匪拆毀破壞的九千五百四十八間平房和五千四百三十七孔公私窰洞，大部份已予修復。每天從胡匪偏橋內拆卸木料和石塊進行修建被毀窰舍之軍民，在千人以上。延市各機關工作人員響應林主席號召，自己動手，在王家坪、楊家嶺及書城、市場、南關、東關、橋兒溝等地，努力修建男舍。聯防軍區政治部在五月十四日該機關軍人大會上，確定了一個修建計劃，六天中共作了二百九十餘個工，每天平均有四十餘人參加。被胡匪破壞之南關石堤，邊府已撥款西北本幣一萬萬元予以修治，大水之前當可完工。

蔣區經濟零訊

◇美帝與四大家族官僚資本集團，現正迅速在福建吞併地方企業，擴張其勢力範圍。據福州電訊稱：福建紙漿公司即將改組，已由蔣匪經濟部派員與福建省政府會簽訂合同，一俟簽訂就緒，即進行改組。該合同規定由資委會出資七千億，電氣公司原有資產折價三千億，新機件及燃料則由台灣電力公司供應。又蔣匪中央銀行副總裁劉攻芸，正計劃在福建籌設一萬錠之大規模紗廠。上海「CC」系之工礦銀行，亦將在福州設立分支機構。

◇美鈔在蔣區日益流行，現在上海的醫院，甚至房租，也越來越普遍的以美鈔交易。至於赴美的旅客，則必須以美金才能買到船票或者飛機票。

◇四川匪省參議會駐委會於會議中透露：蔣匪到處搜刮糧食，蔣匪糧食部長俞飛鵬於三月間赴川，表面上說是從縣公糧中撥售，但實際上卻派人携大量蔣幣在市場搶購糧食，因此俞匪所到之處，物價即隨之飛漲。

北平十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 反對蔣匪「特種刑庭」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北平清華、北京等十所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反抗蔣匪迫害，要求立即撤銷蔣匪為迫害愛國學生及一切愛國民主人士而設的所謂「特種刑事法庭」。據各方報導：北平蔣匪警備司令部於四月中旬發表「特種刑事法庭」審訊，擬即解往蔣匪「北平高等特種刑事法庭」審訊。此等學生組織所謂「同盟」，十所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懷着憤慨，於五月底聯合致電蔣匪政府司法院，要求立即撤銷此一早為人民所痛恨的法西斯機構。按蔣匪「特種刑事法庭組織及審判條例」，係偽政府本年二月二十五日通過，目前已在寧、滬、平、漢、西安等地設立。凡被蔣匪認為有反對其賣國獨裁行為者，即遭逮捕，送往該種法庭。該「法庭」之法西斯特種性質，在於法庭對被告者可任意「從速處斷」，被告者「不得上訴或抗告」，五年徒刑以上之判決，只能「聲請特種刑事法庭覆判」，並規定即令判決「認為有違法錯誤者」，「但逾期二十日，即不得聲請再審」。

追記強渡淮河時的劉伯承將軍

—某旅政委的談片—

當去年秋天劉鄧反攻大軍南渡淮河、千里躍進、深入蔣區心臟作戰的時候，大別山的老百姓傳說着許多神話：有的說，今年六月下着雪花球那樣大的雪，解放軍是踏着冰通過淮河的；有的說，是起了一陣大黃風，把劉伯承將軍的六十萬人馬從山東刮到大別山來的。實際情形是怎樣呢？某旅政委某同志談了一個動人的故事：

我軍打到大別山，建立新的根據地。當敵人發覺我軍這一偉大的戰略企圖時，就拚湊了十九個旅，死追我軍。在我軍突破了敵人的封鎖，強渡汝河後，敵人就企圖在汝河與淮河之間來阻止我大軍前進。

八月二十六日晚，我軍到達淮河北岸某地渡口。這裏集結約有×個旅的人要過河。根據旅長和我的調查，河水本來可以徒涉，但在渡河之前，淮河上游突然漲水，我軍所要的船只，已經被敵人破壞和劫走，所剩下的只有十來隻小木船。司令部李達參謀長告訴我說：敵人的四十八師、七師、五十八師、十師、二師、六十五師、五十二師、騎一旅等十九個旅，緊跟着我軍。敵八十五師的先頭部隊，距我們只有三十多里，已經和我後衛部隊接觸了。我軍必須在今明兩天渡過淮河，因此我旅必須在夜十二點以前渡完。

我趕忙跑去監督渡河，部隊擁擠在渡口，秩序不夠好。我費勁整頓了一番，但要在十二點以前渡完，是不可能的。

我又去找李參謀長，他一直緊閉着嘴，沉思着。最後，他說：「那麼，一定要在下兩點渡完。」我又跑到渡口去，渡河的秩序已經大大改善，一分鐘都沒有浪費，算起來勉強可以按時渡完。但是，忽然起了一陣大風，每一船的來往時間要增加一倍以上。顯然所規定的時間，是完全不夠分配的了。我焦慮的再去報告李參謀長，他無可奈何的把時間推到拂曉以前。其實這仍然是很困難的。我想我旅只佔渡河部隊的四分之一，如果我旅就估去一個整夜還多的時間，那麼其餘的人怎麼辦呢？我沒有信心的又走向碼頭去，指揮部隊過河。一會我去到旅指揮所，旅指揮所設在河北岸一間小屋子裏，劉鄧等首長們都在那裏。大家很久不說一句話，都在用腦筋，非戰勝淮河不可。一直在沉思着的劉司令員忽然問我：「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嗎？」「河水很深，不能徒涉。」我肯定的回答。「到處都不能徒涉嗎？」劉司令員又問，我說：「到處都一樣深的，老百姓都這樣說，淮河忽漲忽落，從來沒有人敢在水漲的時候徒涉。」「你們自己都偵查過嗎？」「先鋒團和我們自己都偵查過、試過。」劉司令員又問：「你們實在親自偵查過、試過沒有？」是不是只找老鄉調查了有沒有？我找幾個老鄉問了問，最後半信半疑的反覆查詢淮河各方面的情形。劉司令員決定先把他的指揮人員渡過一部份去。

我同劉司令員到渡口去佈置，不一會，劉司令員走來了，他拿了一根很長的竹竿，不知是誰給他找來這樣一根不合適的手杖。劉司令員登上船時天快要黎明，月亮已經落下去了，迷茫中我看見他的黑影子在船邊一上一下的活動着，我很奇怪他到底在作什麼，忽然我聽見他在船上大聲喊我：「可以架橋呀，我試了好多地方，河水並不太深啊」，並且用竹竿的量，告訴李參謀長，叫他堅決架橋。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劉司令員是在船邊親自用竹竿測量水的深度。我執行了他的命令。臨上船時又寫了一封信上寫：「河水不深，流速甚緩，速告李參謀長架橋。」我到了河岸，劉司令員正站在河邊看我們渡河，過了河見了我，又叫我用他的名義寫信給李參謀長，要想盡一切辦法堅決迅速架橋。他並且吩咐我要在字的旁邊加上圈，因為我們寫完信讀給他聽了一遍，他說：「在那個圈的外邊再套上一層圈圈」。信送去了，他用嚴肅的口吻對我說：「粗枝大葉就要害死人」，並且用那根竹竿在地上重重的點着，又重複了一句：「要害死人」。我靜靜的站在他的身影前，他那永遠掛着慈祥的和藹面孔一直沉在嚴肅裏，他的話一字一句像千斤重錘打在我的心上。在他臨走時，他又對我說：「某某同志，趕快到緊要關頭，領導幹部一定要親自動手，實地偵察」。他用力的看着我，像要把這些話刻在我的腦子裏一樣。

不一會，我旅一個團政委給我來了一封信，告訴我河水能夠徒涉，我趕緊把那個團政委請來問個明白，原來是一個馬伕掉了隊，上不去船，於是從河的上游徒涉過來了。我高興的了不得，我想起了劉司令員那句「粗枝大葉就要害死人」的話，真的一點也不錯，我趕緊把這個好消息寫信報告劉司令員，剛把信送進信封，想不到又接到他的來信，他說他親自看見上游有人騎馬渡河，證明完全可以徒涉，叫我立即轉告李參謀長不要架橋了，叫部隊迅速徒涉。於是部隊很快的開始徒涉了。我懷着無比的感激的心情，去見劉司令員，那時太陽已經露出地平線，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微笑着站在山頂上，俯視着淮河的濁流，望着他那無敵的常勝軍千軍萬馬沿着用竹竿標誌着的水上路線，分成四路五路六路，浩浩蕩蕩踏過淮河，戰勝了千里南征中最後的一個險關。（盧耀武）